



[香港藝術新星空 1] 裨善勤：我感興趣的是懶惰和無聊

「令我感興趣的是懶惰、無聊等這些被社會唾棄的生活片刻……我不想錯過細膩的生活經驗，這是對活着的一種忠誠和追求。」

端傳媒記者 呂陽 發自香港 分享文章 [f](#) [t](#) [w](#) [e](#)

2015-12-15

M+、巴塞爾、一些頂級大畫廊的名字……談論香港藝術界，常常見到這些來來去去的詞語，一種疑問就是這樣來的，重大事件和機構固然對整個藝術界生態十分重要，但亦有許多正在昂揚生長的力量。年末新氣象，我們製作「香港藝術新星空」系列，專訪青年新晉藝術家，聊聊他們與前幾代殊為不同的生長環境和藝術世界……（編者按）



藝術家裨善勤與他的工作室。攝：王嘉豪/端傳媒

編輯推薦

1. 陳冠中：你知道太多，卻不知道...
2. 業者自述：台灣電商業者正面對...
3. 70歲母親訴新華社抹黑「勞工維...
4. 劉銳紹：香港左派新聞人才的「...
5. 楊松林：以「藥價改革」推動醫...
6. 企業家精神是否有益社會，取決...
7. 明報換將掀新聞界風暴：「已達...
8. 在法國香檳區租一座葡萄酒莊是...
9. 為窮人賦權：帶著台灣問題意識...
10. 巴林特小組：中國醫護人員的心...

熱門頭條

今年夏天，我在安全口（Exit Gallery）畫廊的展覽《平淡亦然》，第一次看到禰善勤的畫。短促而動感的線條、暗暗的色調以及日常的景觀，再加上架上繪畫這如今「不怎麼時髦」的媒介，都給我某種錯覺：畫作的作者大概是六十好幾、平淡如水的老頭。

後來才知道，禰善勤1991年出生，自幼喜歡畫畫，「小時候多半是畫公仔，直到和家人去歐洲旅行，見到博物館裏的畫作，才知道可以這樣畫畫」。考大學時，他「沒有多想」就選擇中大藝術系，並搬進大角咀的唐五樓，開始創作。

他自稱自己「好好彩」，聯展機會，從還在讀書時就有不少，而中大藝術每年一次的系展，也讓本地致力於發掘年輕藝術家的安全口畫廊留意到他，並在他大學畢業一年後，雙方合作了首個個展《每日一遍》。他的作品被來自美國、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的藏家收藏，其中就包括南京四方當代美術館的創辦人陸尋。今年十月，四方當代美術館舉辦《[「絕對收藏指南」館藏展](#)》，禰善勤的畫作和草間彌生、村上隆的作品並置一堂。

但禰善勤並不特別看重這些，「現在機會很多，只要肯做，展出並不難」。他關心的還是畫畫——在他看來，這是最接近視覺經驗的媒介，以及他將如何觀察並作畫，「從而對世界做出一個模糊的回應」。



藝術家禰善勤的工作室。攝：王嘉豪/端傳媒

2. 日本熊本縣地震已致42人死亡，約...
3. 鬼三對決白米炸彈客：台灣農業辦...
4. 在肯尼亞現場，調查電話騷案究竟...
5. 專訪洪錫勝：建一座檳城名人堂，...
6. 一個日本九州人眼中的熊本地震
7. 獨家：「巴拿馬文件」調查誕生記
8. 記者手記：該怎麼看待一個連人販...
9. 是誰次敗了「香港神話」？
10. 網絡能承載理性討論嗎？「知乎」...

一團叫做「貓」的黑色線條

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非常关心的基本問題，可以說，每一次的藝術實踐，都可以看作藝術家嘗試對這一問題的回應、思考。對於禡善勤來說，每一次創作時，他都會思考的問題是：當我因着某種衝動，去畫了一隻狗，一個女孩，一棵植物的時候，這圖像，究竟代表什麼呢？

這個問題的出現，和禡善勤大學時教畫畫的經驗有關。「那是我第一次教畫畫，對象是個3、4歲的小朋友。我並不知道如何開始，就憑藉自己的本能，帶了一隻粉藍色的大象，讓他照着畫。這樣畫完之後，還有些多餘的時間，就請他自己畫畫看。他拿着黑色的筆，在紙上大畫一通，是一團我看不懂的線條。我便問他，這是什麼。他告訴我，這是貓咪。」

這件事令禡善勤想到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 Rene Magritte 的代表性作品“The Treachery of Images”（形象的叛逆）。畫中，Magritte 畫了一隻看來栩栩如生棕色煙斗，然後在它下面寫上：This is Not a Pipe（這不是一隻煙斗）。「相比起 Magritte 的作品，這幅畫簡直就是一個相反的宣言：在完全不似貓的線條下，註明：這是一隻貓。」

如果我畫自己的工作室，它代表的是，一種對我觀看經驗的再現。

畫中物與真實存在的物件，究竟是什麼關係？關於這一基本問題，禡善勤最近的假設是：「如果我畫自己的工作室，它代表的是，一種 representation of an experience of seeing（對我觀看經驗的再現）。」他引用英國當代著名藝術史家 John Berger 一句讓他記憶深刻的話：「A drawing of a tree shows, not a tree, but a tree-being-looked at.（畫一棵樹，畫的是一棵被觀看的樹）」。

換言之，畫中的樹，其實呈現的是一種關係，即我觀察到一棵樹，然後獲得某種知覺或者經驗，最後再將我這一觀察經驗，在畫布上呈現出來。「對於我來說，這是一種由觸覺（觀察）到知覺（大腦分析）再到觸覺（畫出來）的過程。」禡善勤說，繪畫雖然像是過時的媒介，但他認為「繪畫不只是純粹處理物料效果的投入，亦不止於隨性的圖像的生產，而是從空白裏不斷思索人類感官和知覺之間的未命名物。創作過程中產生的語符印證了我如何意會所存在的物理空間，並反思日常看到的景象跟我們的關係。」



Isla and Haze, Oil on canvas, H160 x 200 cm, 2015。圖片由藝術家提供

1/3

畫下被我們忽視的雜物

這樣，擱筆動就自然有了判斷自己作品的準則：「我希望我畫的，能符合我平常的視覺經驗。有些作品，對於別人來說，可能很漂亮。但如果同我的經驗不接近，我也會把它扔掉。」

對於擱筆動來說，這平常的視覺經驗很多時候是一種「零碎、不曾多加留意的狀態」。比如進入一個空間時，我們多半會注意屋內的裝修、擺設等，這時屋角若有一堆雜物，我們很少會留心去細細觀察，而只會感覺到那裏可能有一些舊的、髒亂的東西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當我們要去畫那堆雜物時，一般的做法，可能是為看畫畫的目的，開始仔細去觀察它，雜物因此變得「接近某種 spectacular（奇觀）」，而這恰恰與我們日常的視覺經驗大相徑庭。擱筆動關注的則是，「我怎麼去表達，我不是清楚看到的，但感覺到的事物？」

這空白，雖然形式上看來與「留白」一樣，但實質上「是我記憶模糊之處」。

帶着這樣的前提，禡善勤畫中一些看來「想不通」的地方，似乎有了它自己存在的理由：

比如他的畫面常充滿許多細節，會令人以為他是對着照片、或事先打好草稿，才畫出來的。但事實上，禡善勤從不打草稿，也認為照着相片畫，是「更加不自在」的經驗，因為「相片提供的是資訊性的東西，與及時觀察的經驗，非常不同。」

又比如，禡善勤的畫面不時有一些空白，有人會將這些空白與中國畫的留白相聯繫，但放回他自身的作畫準則，你便可以理解他說，這空白，雖然形式上看來與「留白」一樣，但實質上「是我記憶模糊之處」。



藝術家禡善勤。攝：王嘉豪/端傳媒

安靜背後，有某種熱情

因著要貼近日常的視覺經驗，禱善勤作畫的題材，也十分平常。翻看他過去三年的作品，常有種偷窺他人生活的私密感：畫面展現吃飯、睡覺、消閒等十分日常的場景，題目也簡簡單單以畫中的「主角」名字命名——比如一隻叫 Doodood 的狗，一株叫 John 的綠葉植物，或一個叫 Haze 的女孩。

最開始，我以為這些場景都是真切發生的，但禱善勤的話讓我吃驚：「這些東西，有生活的依據，但時序上是散亂的。」

我總是在等待，在看，什麼會從我的經驗中浮現出來……

換句話說，一副畫中，雖然同時有女孩和狗，但他們並不一定在真實的生活裏，恰好地以這樣的姿勢、這樣的位置關係，存在過。有可能狗以這副神情觀望時，旁邊沒有女孩，或者女孩恰好坐在沙發邊上時，狗不在她旁邊。

「我總是在等待，在看，什麼會從我的經驗中浮現出來，」禱善勤說，「畫面的場景可能沒有在生活中確切發生過，但我長久地在我的工作室裏與我的狗、植物、女朋友們相處，我畫出來的，卻嘗試貼近我真切的經驗。」

等待、觀看，繪畫，這是個安靜的狀態。但這安靜背後，有某種熱情。我想起禱善勤為今年安全口畫廊展出的畫作寫的：「令我感興趣的是倦惰、無聊等這些被社會唾棄的生活片刻……我不想錯過細膩的生活經驗，這是對活著的一種忠誠和追求。」